




# 萧红传

葛浩文 /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萧红传

葛浩文/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传/葛浩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309-07386-7

I. 萧… II. 葛… III. 萧红(1911~1942)-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2316号

萧红传

葛浩文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75 字数 158 千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386-7/K · 289

定价:2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次

---

第一章 呼兰河——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1
第二章 哈尔滨——萧红的新世界	10
一、落花流水春去也	12
二、在文艺阵营及社会上的崭露头角	13
三、《跋涉》	17
第三章 文坛崛起之过程——由青岛到上海	26
一、上海——寂寞的开端	29
二、鲁迅和上海文坛	30
三、萧红与鲁迅	32
四、《生死场》	34
第四章 上海和日本的岁月	47
一、上海：1936年	47
二、《南市街》	49
三、“文学论战”的重新启幕	53
四、《桥》	54
五、扶桑之旅：幻灭和悲愁	58
六、《牛车上》	62
七、鲁迅的逝世	65
第五章 命定独行的萧红——“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72
一、上海：1937年	72
二、湖北、山西和陕西（1937—1938年）	77
三、重庆时期（1938—1939年）	85
四、《旷野的呼喊》	86
五、《回忆鲁迅先生》	89

第六章 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站——香港	98
一、1940年——抵港后的日子	98
二、《马伯乐》	101
三、《呼兰河传》	106
四、1941—1942年：萧红在日军占领香港时的病危与去世	113
五、后记	119
第七章 萧红及其文采	125
一、作品主题及其写作态度	125
二、萧红的文体与技巧	131
第八章 结论	139

---

附录一

“九一八”致弟弟书/萧红	146
萧红·绝笔？/葛浩文	150

附录二

萧红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33—1982)	152
-----------------------	-----

---

英文原版序	167
香港初版序	169
哈尔滨版序	171
香港再版序	174

# 第一章 呼兰河

##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东北大平原位于中国的北方。西连蒙古边缘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接西伯利亚，黄海和朝鲜半岛是它东南方的屏障。

在20世纪初叶，整个东北的人口仅约三千多万，大部分是清末从关内移出的汉人。

东北沃野千里，向以农产丰饶著称。位于东三省最北端的黑龙江，“到处是大河广原和人迹不到的远山峻岭”<sup>①</sup>。黑龙江的省会哈尔滨，坐落在南方的松花江上。黑龙江与松花江为黑龙江的两大河流。松花江由北流经吉林，然后东向经哈尔滨，再渐北转，流灌黑龙江盆地。

20世纪初期，东北大城之一的哈尔滨，居民不是从关内移来的汉人，就是从俄国移去的白俄。事实上，自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部分逃到中国的白俄都在这里定居。

在哈尔滨东北约三十里，有个呼兰县，由松花江支流呼兰河流经该地而得名。呼兰县城位于呼兰河北岸<sup>②</sup>。像坐落在所有农产中心的其他小城一样，呼兰县也仅是个农民赶集的地方。城里有几家供应日常必需品的小商店，几所学校，和一些住宅。在萧红的杰作《呼兰河传》中，她曾以简练生动的文笔描绘出民国初年呼兰县城的乡间景色：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

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店，有几家粮栈。……

东二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sup>⑤</sup>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呼兰县是个非常宁静、落后的小城。居民大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几个读过些书的塾师，以及所谓的乡绅们。

萧红就是在清朝被推翻的那年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乡绅之家<sup>⑥</sup>。她是张家的长女，学名叫乃莹。张家是小康之家，祖先是从小康移来的。

萧红的父亲，是家长，也是当地张姓的族长<sup>⑦</sup>。每当描述到她父亲的时候，萧红总是直言不讳，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了那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不算什么，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

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sup>⑥</sup>

萧红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在萧红的眼中，她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那篇和《呼兰河传》笔调相近的故事中，萧红承认她很害怕她的母亲。她说她的母亲常常打她，有时甚至用石头砸她<sup>⑦</sup>。她在其他的文章中也讽称她的母亲是一个“恶言恶色”的女人<sup>⑧</sup>。

《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指出，萧红的父亲后来曾经续弦<sup>⑨</sup>，但是萧红的命运并没有改善，据她的友人透露，萧红的继母（梁氏）也是虐待她<sup>⑩</sup>。

萧红三四岁的时候，她惟一的弟弟张秀珂出生了<sup>⑪</sup>。这位弟弟对姐姐相当友善，但是萧红对他却生不出好感<sup>⑫</sup>。萧红的父亲形容严峻，言笑不苟，始终没有表示对萧红的爱意。萧红的弟弟出生以后，身为地主，又是家长的他，自有许多大小事情，够他忙碌，使他没有多余时间和儿女接近。

萧红童年心目中的中心人物，是她的祖父，张维祯。她曾在《呼兰河传》和其他散文杂记中陆续地，以充满爱慕的笔调来描述这位老人。她那位慈祥善良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虽然祖父在她十多岁时就去世了（老人刚过了八十岁），但她却从未忘记祖父对她的爱和那段祖孙间相处的欢乐时光：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



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sup>⑧</sup>

如果说萧红的祖父是她童年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该算是她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她在那里不但可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更能和大自然发生密切的接触，从而领略到对于大自然的爱。所以从小她就梦想成为一个画家，要把大自然描绘出来。后来这个梦想并没实现，但是她美妙的笔，却写出了令人难忘的歌颂大自然景色的篇章。除了园中赏花看草，追逐虫鸟为戏外，她还喜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睡觉，同时也在回想大人们对她的种种。在全家所有的人中，萧红最讨厌的要算她的祖母（范氏）了。这个对那顽皮而又精力充沛的孙女丝毫不能容忍的祖母，体弱多病，但却凶狠专横。在萧红记忆中，她的祖母曾经用针刺入她指尖<sup>⑨</sup>。虽然祖母对她很坏，但萧红讨厌她的真正原因，却是她祖母对她祖父的冷漠态度。

祖父一天到晚是闲着的，祖母什么工作也不分配给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祖母地棹上的摆设，有一套锡器，却总是祖父擦的。这可不知道是祖母派给他的工，还是他自动的愿意作，每当祖父一擦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一方面是不能领我到后花园里去玩了，另一方面祖父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骂他擦得不干净，祖母一骂祖父的时候，就常常不知为什么连我也骂上。<sup>⑩</sup>

当萧红六岁时，祖母终于去世了。她祖母死前的长期卧病和死后的丧事，对萧红来说，有得也有失，有苦也有乐。当然她绝不会因祖母的去世而悲伤。一方面她太小，再一方面她根本不喜欢她的祖母。可是在这段时期中，她祖父却为了照应病中的妻子和安排丧事而忙碌，无法顾及萧红，因此她感到很寂寞。但祖母的去世也带给她一段快乐的时光。家中来了好些亲戚，包括萧红的堂表兄弟姊妹。这使萧红第一次有机会和他们结伴离开大合院，到离家一里地的河边去玩。在来往河边的路上，她看到了不少在后花园中不曾看过的奇观异象，她这才领悟到这世界竟还有这么多东西可看。正如她自己所说：“祖母死了，我竟聪明了。”<sup>⑪</sup>

萧红家的大合院有三十多间房。她家只住正房，共有五间，祖父母

住两间，父母亲和小孩子住两间，另有厨房、正厅以及屋后两间黑暗的小贮藏室，里面放了许多张家列祖列宗的遗物。在天气阴雨不能到园子玩的时候，萧红总是爱在贮藏室中敲敲打打，有时打破一些被大人遗忘的宝物。院中其他房子不是用来贮藏粮食（“谷子少，耗子多”），就是租给养猪的或打面的。总之，院中除了张家外，还住了些各等各色人物，因此萧红得以看到许多罕见的人间悲喜剧。

士绅家中的子女都该受些教育，萧红也不例外。于是她结束了那段在花园中追逐嬉戏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祖父负起了她的启蒙责任。在她童年的回忆中，提到学古诗是由跟祖父朗诵《千家诗》开始的。她之特别喜欢某首诗，正和其他学诗的孩子一样，并不是因为文的内容，而是由于文的声调和意境；有一次有人把她最喜欢的一首诗的内容解释给她听了以后，她就从此不读那首诗了。她特别喜爱描述大自然景象的诗。后来到达学龄后，也就是1921年，萧红十岁时，她进入了呼兰县南岗小学，又名龙王庙小学，念初小一年，及至1925年又进入了县立第一女子高小<sup>⑧</sup>。

以上的描述，仅是萧红十几岁以前的往事。就本书而言，萧红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以上张家大合院的描述中，已可窥见萧红童年生活的一斑。目前虽然无法判断她的母亲、继母以及祖母对她日后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但她对她那位漠不关心而又贪婪、小气、残酷的父亲，却是深恶痛绝的。她后来在哈尔滨最潦倒的一段日子中曾遇到她弟弟，弟弟恳求她返回呼兰，她回答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sup>⑨</sup>。对于曾经做过当地教育局长和商会会长的父亲的不满，是她日后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根源。也因父女的不和使她产生对中国传统遗毒男权至上，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极端愤慨。

萧红祖父对她的影响，却全然不同。如果细读《呼兰河传》中有关她祖父的篇章或其他自传体的散文或杂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祖父是小时候惟一爱她的人。由于祖父的爱培养了她善良、热爱自然和美的天性。祖父也是她家中惟一敢仗义执言的人，她后来写道：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放在我的头上，我

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sup>①</sup>

呼兰本地有两件事对萧红有很大的影响：一是当地的农家生活；另一是她的孤独和寂寞。虽然她出生于士绅之家，但她童年的许多时间都在邻近的农家消磨。农民生活在她脑海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她日后两本重要作品的主角都是农民。至于她个人对农家的了解，以及她与农人的关系，在以下篇章中再详述。“孤寂”是她童年生活的另一面，一直折磨着她的一生。她是在缺乏爱，缺乏朋友的环境中长成，在她日后所写回忆儿时生活的篇章中，可看出“孤寂”对她的敏感个性有多重大的影响。

#### 注释

① 拉铁摩尔：《“满洲”：争斗的泉源》(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1932), 第 14 页。

② 萧红虽称她那本自传体小说为《呼兰河传》，并在该书中一再指称她的出生地为“呼兰河”，但地图却仅列“呼兰”而无“河”字。

③ 萧红：《呼兰河传》(1979,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 3—5 页。对《呼兰河传》这本小说成书经过及它作为研究萧红传记资料详情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本书第六章。

④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见《报告》(上海)创刊号(1937 年 1 月 10 日), 第 73 页。该文又收入《萧红选集》(1981, 北京), 第 3 页。这篇自传式短文原应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之请而作。原本计划用在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 Short Stories*, London, 1936)中作作者简介用。可是后来萧红的作品没收在斯诺所编书中，故这篇简介也没用。

端木蕻良在 1957 年 8 月 15 日《广州日报》上所写一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短文里说：萧红出生的确切日期为 1911 年端午节(阳历 6 月 2 日)，但因迷信那天生不祥，故延后三天，说是阴历 5 月初八生。关于萧红生日确实日期

的调查与讨论,见肖凤《萧红传》(1980,百花文艺出版社,第13页。)

⑤ 关于萧红身世确实情况,说法不一,为解决此问题,近几年来国内讨论者费了不少笔墨,而笔者认为争论尚未“水落石出”。因之在此只好将两种不同的看法略略作一总结,让读者自个斟酌有关资料作出适当的结论。

据东北作家萧军所云,萧红的亲弟弟张秀珂,曾当面说他“疑心以至确定他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据他的说法——而且有据可证,他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的成分,他的母亲因为和张选三有了关系,把他们的生父害死了,而后带领他和姐姐——那时全很小——就名正言顺地嫁到张家里来”(见《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198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6页)。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一文中,作者(蒋)锡金有同样的看法(见《怀念萧红》,王观泉编,198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3—44页),但资料的来源恐怕多是由萧军著作而来。后来,萧红的妹妹(同父不同母),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姊姊萧红》一文中,说:“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见《怀念萧红》,第48页)

另有铁峰、陈隄二位学者对此问题的学术争论。前者在《萧红传略》(《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4期,第263—266页)以《东昌张氏宗谱书》(即呼兰张家年谱)来证实萧红是张廷举(字选三)与其妻姜玉兰的亲生女儿。陈隄教授竟认为此说法站不住脚。他之所以否认萧红系张家之亲生女还有下列四点理由:

一、因为“家谱是后人修的,是对自己祖先的歌颂工具,反正家谱是留给后人看的,起到一点‘慎终追远’的作用就行了,写的是真是假,也没有人去‘追究’”(见《漫话写萧红》,刊于《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第116页)。因此作者认为《东昌张家宗谱书》可靠性并不高。

二、萧军由萧红弟弟张秀珂所得知的资料应受重视。

三、因萧红自传体小说究竟是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生平的考据不十分妥当。

四、张选三对萧红的态度坏得不能算为父亲。作者云:“如果萧红真的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当1932年萧红困居于东兴顺旅馆半年多,几乎被押入妓院(见本书第二章——引者),呼兰与哈尔滨仅距六十华里,交通极便,哈尔滨又有很多张家亲故,难道张廷举一无所闻?(中略)即使亲父女关系坏到不可再

坏程度，获悉自己女儿有入火坑危险，并有损于乡绅门楣岂能坐视不救？所欠旅馆六百多元，以张廷举之财势偿还此款，不过九牛一毛，亲生父亲真就见死不救，一毛不拔？（中略）”

“1946年4月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宾县召开，张廷举以开明士绅资格参与盛会，笔者也曾在会上碰到张廷举，那时笔者告诉张廷举说，萧红已于1942年1月病逝于香港，但张廷举听完之后毫无表情，别说自己生身父亲，就是一般爱好文学的人，一听到萧红的死讯，也都为之动容，难道听说自己的女儿已离人世，真就一点也不表现悲痛？”（第117页）

作者的结论便是：

“这些都说明萧红不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应是确定无疑的了。”（同页）

笔者却认为还有可疑之处。何故？

1982年2月12日哈尔滨的一些学人在呼兰“走访九十二岁的萧红亲三姨姜玉兰亲三妹姜玉凤，并证实了张选三与姜玉兰确系原配夫妻，萧红确系张选三亲生女儿”。（何宏、戢克飞合著：《关于萧红家世的驳正》，1982年3月12日，未发表）那么，这是否算作“水落石出”？不见得；家谱既不能算作可靠的证据，有关人员——无论是谁——的记忆与动机又有其可疑之处。

笔者对萧红家世问题曾说过：“这个谜是否将来有解开的可能性？我不得而知，现在很难断定谁是谁非，而这个问题对萧红作品研究有着它的重要性。”（见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创作通讯》1981年第4期，第19页）但说来说去，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而应在于萧红对她家世的了解与反映，换言之，萧红对父亲等长辈的不满是“不可疑”的，而这种心理对她的著作确实有其影响。没得到父亲的爱确是一件极痛心的事，说不是亲生父亲也是减轻痛苦的方法之一；说出自地主家庭而成为前进作家的亲生父亲却是被谋害的贫穷雇农对该作家的名声也自有它的作用。

⑥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见《萧红选集》（1958，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页。

⑦ 萧红：《家族以外的人》，见《牛车上》（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第41页。又收入《萧红选集》第22页。

⑧ 萧红：《呼兰河传》，第79页。

⑨ 骆宾基：《萧红小传》（198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2页。此书原由《文萃》连载（第6—12期，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单行本原版由上海建文书店于1947年出版。

⑩ 景宋(许广平):《追忆萧红》,见《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1946年7月1日),第652页。又收入《怀念萧红》,第17页。

⑪ 萧红:《呼兰河传》,第78页。

⑫ 自萧红离家以后,她这位弟弟是她家中与她惟一有过联络的人。她在哈尔滨时至少见过他一次,后来在上海也见到他。在萧红的一篇散文,《“九一八”致弟弟书》(原载桂林出版《大公报》,1941年9月26日,第四版)里,她说明姐弟不但偶尔通信,并且于萧红从日本回国后到“七七”事变前,几个月的时间中,弟弟经常到她的住处看她。

萧军与张秀珂也曾有过来往;他们俩于1946、1947年间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等处见过几次。见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45—46页。

⑬ 萧红:《呼兰河传》,第68—69页。

⑭ 同上书,第69页。

⑮ 同上书,第70页。

⑯ 同上书,第88页。

⑰ 关于萧红在呼兰念小学的详细情况,见傅秀兰口述,何宏整理:《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刊于《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第83—84页;陈隄:《论研究萧红》,1980年11月18日(未发表),第10—11页。前文将萧红当时外表,读书态度以及生活实况写得极为清楚。

⑱ 萧红:《初冬》,《桥》(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第97页。又收入《萧红选集》,第63页。

⑲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选集》,第4页。

## 第二章 哈尔滨

### ——萧红的新世界

1927年8月,萧红开始接受中等教育;那年她考进了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名哈尔滨第七中学),年为十六岁,自然是寄宿生<sup>①</sup>。

当时第一女中虽是相当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极为封建,但因为有一部分名教员,像学者楚图南和全国著名赛跑女将——五虎将(孙桂云等)——该校在关内外算是有名的。萧红在校时不但功课念得好,据说她的散文也常在学校的壁报上出现<sup>②</sup>;总之她是第一女中一般同学都知道、都钦佩的学生。

哈尔滨市在当时已是东北的文化商业中心。1932年,有个西方作家提到:“哈尔滨和大连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它们的潜力远在北京、南京之上,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sup>③</sup>由于是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转运重镇,哈尔滨成了中国东北最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

萧红就到了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不久就受到一连串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洗礼。虽然她父亲不乐意让她升学,但他答应之后也许认为第一女子中学对萧红是最适当不过了:那是为富家女儿设的,非常保守,把女儿送到那边就读一定不会学坏。但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在文化政治方面的巨变,普遍地掀起了中国青年不安的情绪。在东北,尤其是那些大城市,这种情绪正如火如荼,就像是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1928年底,萧红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在寒冬的某一天,她和同班同学们听到墙外群众的喧嚣声,到墙外一看,原来是城中男学生示威游行。女中的四百多名学生,始而对于规模宏

大的示威游行感到惊惧<sup>⑨</sup>，继而由于激昂的情绪和强烈的好奇心，终于使她们不顾那严厉校长的反对，加入游行行列。示威游行的主题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

虽然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男生的热情和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萧红有着陶醉的作用，但对一位刚从家庭温室中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她并不全然了解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第二天，女中的学生没等哈尔滨市内男生开始活动，就先组成了她们自己的游行行列。萧红竟负起了散发传单的神圣任务。当然，这会引来警察的干涉。突然她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所控制，鼓足勇气，要和警察对抗，接着就听到枪声。有些示威的人受了轻伤，因此除了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外，又喊出了一个“打倒警察”的新口号。虽然这两天的示威是最后的一次，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但对萧红及她的同学而言，这次示威游行却是她们毕生难忘的大事，对她们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是个沉默严肃而且非常孤独的女孩子；无论是她到哈尔滨前或是日后的生活，都表现出这种个性。她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老师是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吉林青年高仰山<sup>⑩</sup>。她也喜欢历史，教这门功课的是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姜寿山。这位老师除了教书外，还将当时最好的“新文学”作品介绍给学生。至于萧红对新文学的喜好，却是日后逐渐培养出来的。不过，她在校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及精力，都用于绘画上。

萧红对大自然的美有着特别的喜好。她之所以偏爱“伟大的自然”是由于逃避现实的心理——她想逃避她在呼兰家中所见到的狰狞丑恶的一切。她的才气却表现在对于自然景观物的描写，她对自然的爱好，可能不全是对周围人物厌恶的反抗心理。不论她爱好绘画的动机是什么，萧红却是完完全全地陶醉于美术中。只要是天气晴朗，只要她功课不忙，她总是徜徉于郊外和公园中，到处作画写生。她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城里的马家花园，她在那花园中与其他同学组成了“野外写生会”。

在进女中以后，由于经常阅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版，萧红开始迷上了“新文学”。她当时对新文学的着迷竟凌驾了她对美术的爱



好。她特别倾心于当时流行的“浪漫派”作品，尤其是描述旧社会不平的小说以及当时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都很受她欢迎。由于她接触到不少西方作品，因此她对“社会文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萧红的家乡虽离哈尔滨很近，坐车只要一小时左右，但她一直都不愿意回家，一则她零用钱少得不能再少，二来她不甘心回到她父亲的怀抱里，直到1929年寒假，萧红已于第一女中念了两年多的书的时候，她才回到呼兰县<sup>⑤</sup>。当时她还带回了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追求》<sup>⑥</sup>。第二年春，她又回到哈尔滨上学，她怎知道她那天真无邪的岁月就快到尽头了。当年夏天，毕业试考过，初中三年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的毕业证书拿到了，萧红再度回到家时，竟发现她父亲已将她的终身许配给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汪殿甲。尤其不幸的是，那个惟一疼爱她的祖父也在那个时候撒手西归<sup>⑦</sup>。对萧红来说，家中已经没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地方。因此，她就断然决定逃婚，于是不足双十年华的萧红，从此就永远离开了家乡。

## 一、落花流水春去也

虽然逃婚是一件非常时髦而又令人赞许的大事，但对萧红来说，这却是她苦难折磨的开端。她在身心两方面所受的创伤此后却是有增无减。据说她离家后马上回到哈尔滨，和她以前认识的一位曾在女中教书的李姓青年同居<sup>⑧</sup>。根据东北籍文坛前辈且为萧红好友的孙陵说：萧红与那位青年在哈尔滨郊外的一家旅店中同居，她对她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和勇气非常快慰<sup>⑨</sup>。他们在哈尔滨过了几个月的双宿双栖生活以后，乘火车去北平。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李氏带萧红回家见过他太太和小孩<sup>⑩</sup>。当然，发现恋人“使君有妇”，对萧红来说真如晴空霹雳。在她回哈尔滨之前，她曾在北平上过学。鲁迅太太许广平说萧红告诉她曾在北平上过女师附中，那么我们就可了解萧红留在北平那几个月的行踪了<sup>⑪</sup>。我们所确知的是萧红在“九一八”前后，的确是受过“始乱终弃”的打击，事后她怀着一颗破碎、迷惘的心一个人返回哈尔滨。她凄凉而孤寂地生活着，并默默期待着腹中李姓青年孩子的诞生<sup>⑫</sup>。